

大姨嫁孙

□谭践

一个月前，我忽然接到大姨父的电话，说孙女结婚的日子定了，请我去当“送女客”。大姨的孙女管我叫表大爷，她小时我见过多次，可现在见面我却不一定认识了。按说，这种关系我“去不着”，但她是一位经历特殊的女孩，我必须去！我在手机上记下日期，以免到时忘记。

第一次见到这位表侄女时，她只有几个月大，包在襁褓中，抱在大姨怀里。那天是姥娘的生日，亲友们聚会庆贺，每个人都到大姨跟前，看看这个小女儿。大姨拿着奶瓶，不时把奶嘴伸进她嘴里，她似乎很满意，对每一个来看她的人都漾起甜甜的笑。大姨脸上的表情很复杂，有幸福、有遗憾、有无奈。孩子本该抱在妈妈怀里，然而妈妈却遭遇不测去世了，大家怜悯着、疼爱着、担忧着，不只是对孩子，也对大姨和大姨父。

那一年，大姨年届六旬，大姨父比大姨大五岁，他们还抚养着大表哥的儿子。几年前，表嫂改嫁，大表哥去世，他们的儿子当时也只有几个月大。大姨和大姨父靠种地、卖粮、卖菜，刚完成了五个孩子的抚养任务，就接了一个孙子，添了一个孙女。大姨累得已是腰弯如弓，两位老人怎样才能把一大一小两个孩子养大？我不敢想。

几年后，我又遇上了大姨和她的孙女，孙女那时已经不用大姨抱着了，只是她看人的眼神有点怯怯的，似乎比同龄孩子少了些活泼和顽皮。姥娘村里有个较大的集市，为便于采购食品，姥娘过生日便趁了集日。大姨父骑着三轮

车，车上载着大姨、孙女还有自己菜园里的菜，他先把大姨和孙女送到姥娘家，再返回集上卖菜。那年我又见大姨夫在集市上卖菜，我算了算，大姨父已经八十多岁了，我说：“姨父，你这么大年纪还天天跑着卖菜，不累啊？”姨父说：“家里有两个孩子，张嘴就要吃饭，起床就要穿衣，还得上学，我不干行吗？再说，这干习惯了，哪天不干，还浑身不得劲哩。”

大姨家的孙子在外省打工，到了婚配年龄，声明不在老家结婚，但大姨和大姨父，还是为了孙子建起了符合农村结婚标准的宽敞大宅。建房需要花费近十万元，不知两位老人怎么攒的钱。后来我听说，孙子把打工赚的钱都寄给了大姨，后来孙女也打工赚钱了，每月发了工资寄给大姨，祖孙兄妹合力几年，大宅即告成功。

岁月快如白驹过隙，酸甜苦辣等闲过。一转眼，大姨的孙子已经在外地成家立业，有了孩子；又一转眼，大姨的孙女也要结婚了。她出嫁那天，我凌晨四点便驱车前往大姨所在的村，村中通往大姨家的小路上，铺着红地毯，大姨家里则张灯结彩。我到家时，表侄女已化好了新娘妆，婚庆公司的摄影师正忙着拍照，大姨和大姨父坐在沙发上，胸前别着写有“奶奶”“爷爷”的红花标牌，身旁放着各自的拐棍。

新郎接亲，行完各种礼，准备带新娘出门时，新娘忽然跪下，磕起了头，新郎也立马跪下，磕起了头。新娘低声啜泣，泪流满面。

今年，大姨83岁，大姨父88岁。

荐读



《我生于美洲》

作者：伊塔洛·卡尔维诺

译者：毕艳红

版本：译林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22年5月

这是关于卡尔维诺如何成为一名作家的故事，一部旋转棱镜般的多面性自传，一本理解卡尔维诺叙事艺术与美学思想的“解谜之书”。

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一生中接受了超过200次采访，这本《我生于美洲》就是卡尔维诺1951至1985年间的访谈录，共收入了101次访谈。这些文字是相当珍贵的卡尔维诺自述，其中既有对他笔下作品趣事的披露、对意大利和外国文学形势的分析，又有对城市、宇宙和人类未来的思索……通过本书，读者可以洞悉卡尔维诺对文学的诚挚之爱。

坐坐

□李长菊

麦子是在晚上播上的。邻居家二哥说他到家时，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。第二天上午我去种地。总是有一小块地，因为路窄，播种机无能为力。我刚到地头一会儿，就看到大爷推着三轮车拐过来了。我问他干吗去，他说来地里看看。

田间土路高低不平，上面还覆盖着一些秸秆。大爷弯着腰，吃力地拉着车子，脊背几乎和地面平行。

“您把车放那里，别推了，多费劲。”我对大爷说。

他稍微直了直身子，不再推车前行，接着从车上拿了个马扎，放在路边坐了下来，面朝着我们那片地。

我忙着把露着的麦种用土埋住。地太板了，像鳖肉一样，拿起个土块，用手都搓不开。连日的降雨已经让土地板结，再加上收割机、拖拉机、播种机的碾压，土块好像长出了无数筋络，丝丝连接着。

忙起来我就忘记了大爷。等我走到地中间，猛然回头，发现大爷已经拿着板凳准备回家了。

大爷不种地也就才两年。他是真的种不了了，身体日渐衰颓，背弯得像一张绷紧的弓。我们谁都没注意他的背是什么时候开始弯的，好像曾经腰板挺直的他，忽然间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

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驼背，是有一天在胡同里遇见他，我喊他，他很费劲地抬头看向我。他说他去剪头发，可理发的人没在家。曾经那么高大的一个人，现在看上去比我还矮很多。“你去之

前，提前给他打个电话，省得白跑一趟。”听我这样说，大爷只是笑。

大爷的地，现在被他家大嫂种了。他家地在我家地东面，紧挨着他家大嫂的地。大嫂娶了两门儿媳妇，孙子孙女都需要补地，就把大爷的地接了过去。大嫂种的地不再属于大爷，但大爷每年都能从大队领到土地补贴。

大爷来地里看什么呢？麦子已经播上了，他一准是知道的。他也许就是想看看播种了的土地——平整、绵长，在阳光下闪着褐色的光泽，再闻闻新翻的土地，那湿漉漉的鲜土里有他熟悉的味道——混合着汗水和乡野的气息。即使年事已高，无力种植，他也无法安放对土地的那份依恋和牵挂。也许，只有踏上这条熟悉的田间小路，陪耕作一生的土地坐坐，大爷的秋天才算完整。不亲自走一趟，对土地和自己，都缺了个交代。那份没有着落的空虚，大概是没种过地的人无法理解的。

大爷步入老年后，曾放羊多年，那些年，他总把他家羊圈里的羊粪一铲一铲装到三轮车上，运到地里。他家那片土地，肥得流油，压根不需要化肥。他家的庄稼，也总是长得跟油亮。后来，大爷放羊时开始跟不上羊的步伐，再后来，他只得把羊卖掉。

我很后悔没花点时间和大爷好好聊聊，更后悔没把他走出田间小路的背影用手机拍下来。毕竟，对已经86岁的大爷来说，每来一趟，都很珍贵。

侃侃而谈



谭践，1965年10月生于山东新泰乡村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山东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、山东省作协全委会委员、泰安市作协协会主席，著有诗歌、长篇报告文学、散文、文学评论等共200余万字，曾获东岳文艺奖、山东“五一”文化奖、泰山文艺奖等。

瞻鲁晒经



李长菊，新泰市果都镇中学语文教师，作品散见于《少年文艺》《儿童文学》《课外生活》等，曾获《少年文艺》优秀作品奖、读友杯第四届儿童文学教师组优秀奖、读友杯第五届儿童文学教师组铜奖，出版小说集《一只驴子穿过城市》。



《世界是如何思考的》

作者：朱利安·巴吉尼

译者：赖丹丹

版本：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22年5月

朱利安·巴吉尼是英国著名的哲学普及作家，在这部新颖的哲学全球史中，作者不是简单地把关于哲学的各种信息堆砌起来，而是发掘了各种哲学传统思考方式背后的脉络。

从“轴心时代”到信息时代、从欧洲到东亚、从书写到口述，在这部具有全球视野的开创性哲学作品中，作者在游历各国后，以文字记录的方式，为读者绘制出了一幅宽广的人类思想地图，引申出了人类对世界本质、自我、语言、逻辑、价值、善、知识、时间、业力等问题的反思，并提出了关于不同地区发展方式的深刻洞见。